

类型学视野下维吾尔语的“-lar/-lɛr”和普通话 “们”的对比分析

袁 蕾

(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本文从语义角度出发,对维吾尔语的“-lar/-lɛr”和普通话“们”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名词的生命度理论对二者异同之处产生的原因进行阐释,并尝试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概括出一些语言的共性。

【关键词】维吾尔语的“-lar/-lɛr”;普通话“们”;语言类型学

DOI: 10.18686/jyfyj.v3i4.40677

在维吾尔语和普通话“量范畴”的众多表达手段中,历来最受学者关注的便是维吾尔语的“-lar/-lɛr”和普通话中的“们”。学者们对这两种“量范畴”的语言表达手段进行了对比研究,如刘珉(1991)、张玉萍(1999)、罗花蕊、何玲(2010)、张玲(2014)、周盼(2020)等。他们认为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表示精确数量的数词都不能与复数附加成分共现,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使用范围不同。

纵观前人的研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于描述两种语言复数附加成分的异同,但是对于两种语言异同之处产生的原因却未进行论述。本文从语义角度出发,对维吾尔语的复数附加成分“-lar/-lɛr”和普通话中“们”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名词的生命度理论对二者异同之处产生的原因进行阐释,并尝试从类型学角度概括出一些语言的共性。

1 关于维吾尔语的“-lar/-lɛr”和普通话的“们”

维吾尔语中“-lar/-lɛr”是复数附加成分,附加在名词、代词后,表示事物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模糊量。关于普通话中的“们”,学界早有定论,认为“们”是复数附加成分,可以附加在名词和代词后,表示事物多于一个的模糊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维吾尔语中的“-lar/-lɛr”和普通话中的“们”表达的意义都是事物的模糊多量,它们都是量范畴的语言表达方式之一。

2 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复数附加成分”的相同之处研究分析

2.1 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复数附加成分”的相同之处

维吾尔语的“-lar/-lɛr”和普通话的“们”相同之处在于都不能和表达精确数量意义的数词共现。例如:

(1) bu xizmetke yf adɛm kerɛk.(维文版《现代汉语八百词》)

这个工作需要三个人。

(2) 今天又三个人骑自行车从北京来看你演出。(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例句(1)中的数词“yf”是对“adɛm”的精确计量。力提甫·托乎提(2012)指出:“在有确切数词作定语的结构里复数语缀不出现”。从例句(2)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三个”是对“人”的精确计量。这种情况下,名词后不能加“们”。

维吾尔语和普通话的复数附加成分,都可以与表示不定量意义的词语共现。例如:

(3) nurɛun jeŋi iɫlarni aŋlidi.(维文版《现代汉语八百词》)

听到了好多新鲜事。

(4) 我小的时候,也挺淘气的。放了学,便不着家,跟着一些“发小”们在胡同里撒欢。(《北京文学》2000)

在维吾尔语中,例句(3)中的形容词“nurɛun”(许多)。在普通话中,例句(4)中的“一些”能和“们”共现。

2.2 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复数附加成分”相同之处的成因

维吾尔语和普通话中的复数附加成分都不能和表示精确数量的数词共现,却能与表示不确定量的词语共现。主要是因为维吾尔语和普通话中,表示精确数量的数词是定量的,而复数附加成分都表示不确定的模糊量,二者共现语义上会产生“定量与不定量的矛盾”。所以,“yf”(三个)不能修饰“adɛmlɛr”(人们),“一个”不能修饰“工人们”。

这也反映了两个民族在认知上的共性,维汉两个民族对事物数量的认知过程,就是从数量角度确认认知域成员的过程。

2.3 语言类型学价值

我们发现,除了维吾尔语和普通话的复数附加成分不能和表示精确数量的数词共现,却能与表示不确定量的词语共现之外,其他一些语言也有这种共性,如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塔尔语等语言中表示精确数量意义的数词也不能与复数附加成分共现。例如:

(1) olardəŋ yjinde səjər, at, qoq-lar bar.(哈萨克语) 他们家里有一些牛、马、羊等家畜。

(2) ələrdən jyjdø uj, ət, qoj-bar bar . (柯尔克孜语)

他们家里有一些牛、马、羊等家畜。

(3) alarnəj jyjində sijer, at, qoj-lar bar . (塔塔尔语)

他们家里有一些牛、马、羊等家畜。

上述例句中名词“牛、马、羊”后缀加复数附加成分,其表示的意义是“一些牛、马、羊”,是不确定的模糊量,每一个例句中往往不能再出现表示精确数量的数词。

除了上述语言外,“景颇语……错那门巴语、朝鲜语、普米语”(褚泽祥 2000)等语言中名词的复数附加成分也不能与表示精确量意义的数词共现。

3 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复数附加成分”的不同之处研究分析

3.1 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复数附加成分”的不同之处

维吾尔语的“-lar/-lär”和普通话的“们”使用范围不同。笔者以张新泰主编的《地质之光—李四光》《草原姐妹—龙梅和玉荣》《现代汉语八百词》等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对照文本为研究对象,分别对上述文本中的维吾尔语的“-lar/-lär”和普通话的“们”的分布情况做了定量分析。我们发现,维吾尔语中的代词、事物名词、指人名词、植物名词和动物名词后都可以附加复数附加成分,其中事物名词附加复数附加成分的数量最多。普通话中代词附加“们”的情况最多,而像“燕子”、“小鸟”等动物名词在文学作品中出于修辞需要时,才附加“们”。一般情况下,植物名词、事物名词都不附加“们”。

3.2 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复数附加成分”不同之处的成因

3.2.1 名词的生命度

人们对自然界中有生事物和无生事物的认识和划分,反映到语言里就形成了语言里的生命范畴及其系统。生命范畴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生命度”。“生命度是一种语法和语义原则,以名词的指称对象所具有的情感或活力作为判断的基础”(董芳华、邓晓华,2018)。“生命度是语言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语言现象,生命度存在等级”(王珏,2004)。例如,名词生命度强弱排序,指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事物名词。“生命度高低影响数范畴的高低。对立的情形总是生命度较高的名词短语有数范畴的区别,生命度较低的名词短语不存在这种区别。”(王珏,2004)名词的生命度等级与复数附加成分的使用范围密切相关。

3.2.2 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复数附加成分”不同之处的成因

我们发现,名词的生命度等级影响着普通话“们”的使用范围。生命度较高的指人名词可以附加“们”,生命度略低的动物名词只有表示拟人意义时才可以附加“们”,而生命度较低的植物名词以及无生名词不能附加“们”。名词的生命度等级对维吾尔语的复数附加成分的使用范围没有影响。

3.3 语言类型学价值

我们发现,普通话“们”的使用受名词生命度影响,汉藏语系中一些语言名词复数附加成分的使用也与名词的“生命度”有关,如羌语(桃坪)、彝语的名词复数附加成分只能附加在有生名词后。维吾尔语复数附加成分的使用不受名词生命度的影响,这一现象具有共性。其他一些语言的复数附加成分也是如此,复数附加成分不仅可以缀加在有生名词后,还可以缀加在无生命名词后,如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图瓦语。

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种倾向性:名词的生命度影响着一些形态变化不丰富语言的复数附加成分的使用范围,如普通话、羌语(桃坪)、彝语;名词的生命度对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基本没有影响。“形态发达的语言,一般有数标记,使用得也广泛一些,可以加在指人、指动物甚至其他事物的名词上。”(张军,2005)

4 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维吾尔语复数语缀“-lar/-lär”和普通话的“们”,相同之处在于都不能和表示精确数量的数词同现,却可以和表示不定量意义的词语同现。

第二,复数附加成分不能和表示精确数量的数词共现,却能与表示不确定的词语共现是许多所语言具有的共性。

第三,维吾尔语的“-lar/-lär”和普通话“们”的使用范围不同。

第四,名词的生命度等级对形态变化丰富语言的复数附加成分的使用范围基本没有影响。名词的生命度等级影响着一些形态变化不丰富语言复数附加成分的使用范围。

作者简介:袁蕾(1984.2—)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维汉语量范畴表达对比研究”(17YJC740110)

【参考文献】

- [1] 褚泽祥,数词与复数标记不能同现的原因[J].民族语文,2000(5):58.
- [2] 董芳华,邓晓华,名词生命度范畴的几种呈现形式[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13-120.
- [3] 刘珉,汉维共时对比[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 [4] 罗花蕊,何玲,维吾尔语复数语缀“-lar/-lär”和汉语复数词尾“们”对比研究[J].语言与翻译,2010(4):29.
- [5]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6] 王珏,汉语生命范畴初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